

侯氏概況

許崇瀨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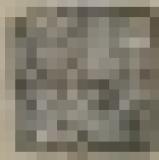
鐵城

鐵城

鐵城

沈

行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編 民概況(全一冊)

◎ 定價國幣二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著者 廖炯然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李虞杰



發行人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九二二)(海)

序

僑僮等族，爲我中華民族自上古以來之一種民族集團，散居我國西南深山峻嶺之間幾千年矣。而歷代之爲政者，視爲化外，指曰蠻夷，祇知防範，蠶獮，不施教化，及至今日，猶猿猱狉狉，依然如昔。余讀史書及連州新舊縣誌，綏僑文獻、調查報苦，不覺廢然長嘆者久之。惟以禧恩所奏剿僑善後章程，尙能洞悉其隱，其所謂『在地文武得人，方可永期綏輯』，實有見而言也。新亞細亞學會理事何彤君，現長廣東民政，對於僑民力求治理教化之法。近將廖炯然君所編僑民概況抄寄本會。其中關於歷史、地理、風俗、語文、生活、習慣，記載頗詳，可爲研究者之參考。謹商之何君，付之剞劂，公諸同好。凡手此一卷，即可明其治化之道，亦足以爲行政者之借鑑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許崇灝於陪都新亞細亞學會

序

弁言

連陽僂民，雜居廣東省之連縣、連山、陽山三縣邊地，山嶺谿洞，人口數萬衆，沃地四百里，出作入息，終歲勤勞，祇知耕鑿覓食，絕無向化心理。歷代時加征討之餘，並設兵營防守羈縻，有清雖有綏備之設，亦祇防患彌亂，終無政化設施。抑以交通閉塞，言語不通，既無教育之啓迪，亦少漢人之往來，積而久之，不啻化外。僂民進化，遂爲落後。鼎革以還，始有治化之進行，初而改置僂務處，從事安撫，繼而設局專管，實施綏化，由是蚩蚩之氓，乃進光明之路，而歸治化之途。惟是連陽有僂之起源，及歷代施治之沿革，殊罕知其由來，悉其顛末。且區域之廣狹，山川之險夷，民情之剛柔，風俗之美惡，以及鑛產農品之多寡，生殖蕃衍之盛衰，既無專志紀載，復鮮往牒可稽。倘非詳知僂俗，洞悉民瘼，何以鑑其既往，策其將來，

爰爲尋搜幽考，博訪勤諮，將僑民歷史地理，政治文化風俗，及社會生活婦女問題，述其端倪，編爲概況，以供治化之商籌，而求高明之借箸。庶幾臻狉渾噩，進於文明，犷悍愚頑，化爲禮讓，曉邦危而共救，知敵愾之同仇，則非僅連陽數萬僑民之幸福已也。用綴數言以弁其端。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廖炯然謹誌

僂民概況目錄

第一章 僂民之歷史

第一節 僂族之由來

一、歷史記載 二、連陽縣志所載 三、僂民自述

第二節 歷代僂事史記

第三節 紓僂兵防設治沿革

一、明朝兵防考 二、清朝兵防考

第四節 紓僂文獻

一、朱若迄剿僂奏疏 二、殷化行剿僂奏疏 三、石琳請立三江協疏 四、矯恩剿僂善後章程疏 五、張之洞剿僂奏疏

第二章 地理

第一節 區域之劃分（附連陽八排僂區全圖）

四七

第二節 八排形勢 ······ 四八

油嶺排 南江排 橫坑排 軍寮排 馬箭排 里八峒排 火燒排 大掌嶺排

第三節 交通狀況 ······ 五五

第四節 氣候 ······ 五六

第五節 土質 ······ 五六

第六節 物產 ······ 五六

第三章 政治

第一節 治安 ······ 六一

第二節 僑漢關係 ······ 六二

第三節 政治沿革 ······ 六二

第四章 文化

第一節 教育程度 ······ 六六

一、學校教育 二、家庭教育 三、社會教育

第二節 語文

一、文字 二、語言（附僑語一部）

六七

第三節 宗教

六九

第五章 風俗習慣

第一節 習性

一、勤儉耐勞 二、合羣互助 三、重守信諾 四、不染煙賭 五、嗜好飲酒

六、勇敢好鬪 七、迷信神鬼 八、好貪小利 九、多疑 十、剛暴

七〇

第二節 服裝

七一

第三節 禮節

一、出生 二、婚娶 三、祭喪

七三

第四節 節期

一、新年元旦 二、狂歡日 三、迎春節 四、許願節 五、清明節 六、賽

七七

土神節 七、盤古皇生辰節 八、要歌堂節

第五節 跳花鼓

七九

第六節 巫醫……

八〇

第六章 社會狀況及其生活

八一

第一節 偽民之社會情形……

八一

一、自衛力量 二、領袖人物 三、民間法制 四、姓氏人口（附偽民統計表）

第二節 偽民生活狀況……

八三

一、衣 二、食 三、住 四、行 五、娛樂 六、工作

第三節 偽民之職業……

八四

第四節 偽民之生存力……

八五

第七章 偽民之婦女問題

第一節 離婚……

八六

第二節 貞操……

八六

第三節 職業……

八六

僂民概況

第一章 僂民之歷史

第一節 僂族之由來

一 歷史記載

考之秦昭王時命白起伐楚，路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蜀先主章武初，吳將李異屯秭歸，先主遣將軍吳班攻破之。於是五溪蠻相率響應。其後種落布在諸郡縣，居武陵者爲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北江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詔拜官褒慰之。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河水以北，濫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附。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王。其後蠻酋田益宗、雷婆斯等，俱率衆內屬。永寧初東荊州表太守恒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從之。又有冉氏、

田氏、向氏者陳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略定伊灤，聲教南被，諸蠻畏服，隋置辰州以處蠻。
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敍州皆其地也。唐李蠻曾分據其地，自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襲父業。有湖南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獎州歸馬氏，立銅柱爲界。宋建隆四年，慕容延釗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刺史田洪贊等列狀歸順，詔仍其官。父死以其子繼之。

太平興國八年，溪、錦、敍、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每加賞賜，存恤之。最大者曰彭氏，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靖、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督下。州將承襲，都督主率蠻酋合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爲保證，申鈐轄司以聞，迺賜勑誥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聽自補置。彭氏自允殊文勇儒猛相繼爲下溪州刺史。自咸平以來，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賜，有罪則絕之。

熙寧初，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刑趙鼎言，陝州洞首，刻剥無度，蠻衆願內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北江諸蠻隸辰州，在黔之

西南，阻五溪，漢黔中地，爲蠻靡州三十六，而下溪州爲大彭氏世居之。南江諸蠻自辰州達於長沙，各有溪峒，本唐郡縣。五代失守，諸酋分據其地，曰敍、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惇既經制，於是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士，創立城寨，使之比內地爲王民，置沅、誠二州。元祐初，傅堯俞等言，置二州以來，設官屯兵，費巨萬計，公私騷然，荆、湖兩路爲之空竭，乃廢誠州爲渠陽軍，而沅州至今爲郡。時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者，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皆寘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近漢者無所統一，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創融州道路，侵逼洞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卽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臺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創置堡寨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崇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於是安化縣上三州，及思廣洞蒙光明，樂安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靖州西道楊再立、辰州覃都管罵等，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洞。宣和中，議者以爲招致熟蕃，接武請吏，竭金帛繪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俸以侈其心，開辟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僥倖賞恩，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不毛之地，旣不可耕，狼子野心，頑冥莫革，建築之後，西

南夷獠交寇，而溪洞子蠻，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生民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莫若俾帥臣監司，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可省者省，可併者併，減戍兵，省漕運，而夷狄可撫，邊鄙可無患矣。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云，崇寧初改誠州爲靖州。

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溪洞歸明官，湖南邊郡及二廣皆有之。自崇觀以來，員數浸多，當時務要優卹，添差州郡指使及酒稅之類，本不取其才任，及諸州措置隘寨，闕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而所管押者皆鄉民也。其歸明官生長溪峒，初無愛民之意，亦不習朝廷法令，貪婪無厭，鞭笞摧辱，無所赴愬。議者欲令帥臣措置適宜，既不致歸明官失所生怨，亦不使遠民受害，詔廣南荆湖路帥臣措置以聞。隆興初，右正言尹檣言、湖南州縣地界與溪峒蠻僚連接，以故省民與僚人交結，往往擅易田產，其間豪猾大姓，規免稅役，多以產寄僚人戶下，內虧國賦，外滋邊隙，省地與僚人相連，舊有界至者，宜詔湖南帥臣，遣吏親詣其處，明立封堠，自今不許省民將田產典賣與僚人，及私以產業寄隱。若已前賣入僚戶，難以遽行改追，止令置籍，如僚人願退還省地田產者，縣以官錢代還之。

嘉泰三年，湖南安撫趙彥勵言、湖南九郡，皆與溪峒相接，其地闊遠，南接二廣，北連湖右，其人狼子野心，不能長保其無事，或因饑饉，或因讎怨，或因刦掠，或至傷殺州縣，

稍失隄防，則不安於巢穴，越界生事。爲今日計，莫若先事選擇土豪爲僑人所信服者爲總首，以任彈壓之責，潛以馭之。凡細微爭鬪，止令總首彈壓開諭勸解，自無浸淫之患。蓋總首者語言嗜好皆與之同，朝夕相接，婚姻相通，習知利害，審察其情僞，而其力足以制之。每遇饑歲，則糴粟以賑其困乏，僑人莫不感悅，而聽從其言。若先借補名目，使得藉此以榮其身，而見重於鄉曲，彼必自愛惜而忠於公家，如此，則僑民之衆可坐以制之。然亦須五年彈壓，委有勞效，然後正補，以所借之官，所捐者虛名，所得者實利，安邊之策，莫急於此。詔令本路諸司相度條具，諸司言趙彥勵所言，謂以蠻僑治蠻僑，其策莫良，宜詔本路監司遵守。從之。

嘉定初，郴州黑風峒僑人羅世傳出掠省地，飛虎營統制邊寧戰沒，遂爲江西湖南之擾。明年，知隆興府趙希擇、知潭州史彌堅、共招降之。二年，李元礪、羅孟二又率衆犯江西，攻破龍泉縣，知龍興府王居安擒獲之。七年，臣僚言，夫熟戶山僑峒丁有田，不許擅鬻，頃畝多寡，山畬闊狹，各有界至，任其耕種，但以丁名繫籍，每丁量納課米三斗，悉無其他科配。熟戶山僑峒丁，樂其有田可耕，生界有警，極力爲衛，蓋欲保守田業也。近年以來，生界僑僚，出沒省地，而州縣無以禁戢者，皆繇不能遵守良法，有以致之。夫溪峒之專條，山僑峒丁田地不許與民交易，蓋慮其窮困，而無所顧籍，不爲我用。今州郡謾不加恩，山僑

峒丁，有田者悉聽其與民交易，但利牙契所得，而又省民得田輸稅，在版籍常賦之外，可以資郡帑泛用，而山僑峒丁之米，掛籍自如，催督嚴峻，多不聊生，往往奔入生界溪峒，受雇以贍口腹，或爲鄉導，或爲徒伴，引惹生界，出沒省地，騷擾不已，爲害甚大，宜明敕湖廣監司，行下諸郡，凡屬溪峒山僑峒丁田業，不得與省民交易，犯者以違制論，仍歸其田，庶山僑峒丁有田可耕，不致妄生邊釁，實綏靖遠民之良策。從之。

百粵風土記：僑人，槃古後也。椎髻跣足，衣班爛布，采竹木爲屋，覆以青茅，種禾黍山芋爲糧，嶺磴險峻，負載者悉着背上，繩繫額，僂而趨，上下若飛，兒能行卽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不傷。兒初生秤鐵如兒童，漬之毒水，比長煅以製刀，有偏架弩，以一足蹶張，有獐館長二丈，戰則相將而前。歲首祀先，揉魚肉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袂踏謠，意相得，則負去。有生熟白黑四種：熟僑與州民交易，或通婚姻；生僑惟處窮谷中。白與熟類，黑與生類。又云僮與僑雜處，風俗略同，而生理陋簡，僮亦有生熟二種。

廣東通志：僑由楚省蔓延粵之新寧、增城、曲江、樂昌、乳源、連安、連州等七州縣。

二 連陽縣志所載

連州志：僑產湖廣溪洞間，卽古長沙、黔中五溪蠻也。其後生息繁衍，南接兩廣，右

引巴、蜀，縣亘數千里。在連者爲八排僑峒，崇山峻嶺，錯處其間。連州屬三排，曰油嶺、行祥（南江）、橫坑。連山縣屬五排，曰軍寮、馬箭、里八洞、火燒坪、大掌嶺，八排勢相毆連，外復有二十四小排，悉八排支派，延袤二百餘里。其人椎髻跣足，衣斑斓布褐，男女以綠硃毛置鬢髮間，謂爲美觀。婚配以歌聲唱和爲喜，度衣帶長短爲定。婦人以黃蠟膠髮融結成板，名頂板僑。諸僑性皆獵悍，重然諾，畏鬼神，喜讐殺。又能忍飢行鬪，左懸長刀，右負大弩，手持長槍，上下山險若飛。戰則一弩一槍相輔而前，執槍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啣刀而射敵，或冒刀逼之，槍無所施。釋弩取刀，奮擊以殺，度險則整其行列，遁去必有伏弩。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蹤，使麻木不仁，故能履茨棘不傷。

連州志：宋紹興間，（連山志載淳熙志作紹興，實誤）有州人廖姓（顥）仕粵西，攜僑僕男婦十餘人歸連，遣入山谷耕種。厥後丁口蕃息，分爲八大排二十四小排，近增至五十餘小排。然皆八排支派，狠戾獵悍，向爲三連之蠹。

連州舊志：山居爲僑，峒居爲僮。盤姓爲真僑，異姓爲贗僑，土居爲主僮，瓦合爲客僮。真僑馴，贗僑詐，主僮富，客僮貧。

又連州志：大小二龍水僑，在州西北，屬連山治，今爲良僑。三水左右二里，僑在州東北八十里，州與藍山縣分治，今爲良僑。